

圣战萨拉菲主义对欧洲青年的影响:动因与策略

■ 丛培影

(中央团校 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89)

【摘要】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伊斯兰极端思潮,也是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重要驱动因素。近年来,很多欧洲国家青年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因认同危机、生存危机、发展危机产生了情感疏离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成为极端组织吸引和招募的对象。圣战萨拉菲主义自身也为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议题设置、传播方式、外在表现等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目标是影响更多的青年。欧洲社会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在预防、宣传、引导、反制等方面采取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对全球反恐斗争和去极端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圣战萨拉菲主义 欧洲青年 青年思潮 社会动因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9.04.036

青年受极端思潮影响的议题一直以来被广泛关注,近年来欧洲成为受极端思潮影响的重灾区,一些欧洲青年受极端思潮影响前往中东地区参加“圣战”并回流,对欧洲社会安全和稳定构成挑战。圣战萨拉菲主义作为伊斯兰极端思潮的典型代表,在欧洲青年中受到一定程度欢迎,并且人数呈大幅增长态势。欧洲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福利制度完善,部分青年却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走向社会对立面,这一现象隐藏的深刻社会动因值得思考。本文主要以英、法、德、比等欧洲国家为具体案例,探讨圣战萨拉菲主义对欧洲青年影响的原因和路径,分析去极端化的有效手段,以期对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提供借鉴。

一、圣战萨拉菲主义的界定及对欧洲青年的影响

“萨拉菲”(salafi)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祖先”“先辈”,主要指伊斯兰教“前三代”,即先知和梭哈伯(圣门弟子)、塔比吾尼(再传弟子)、台班塔比吾尼(三传弟子)^[1]。萨拉菲主义(Salafism)认为,伊斯兰教前三代信徒距离先知生活的年代最近,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理解更准确,应遵循他们的遗训。萨拉菲主义的理念趋于封闭与保守,将创新和创制视为最大敌人,被视为伊斯兰信仰中的原教旨主义与复古主义。萨拉菲主义的三项基本主张是坚守“认主唯

收稿日期:2019-05-06

作者简介:丛培影,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国外青年动态、港澳台青年社会运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团校校级青年项目“圣战萨拉菲主义对欧洲青年的影响与应对”(课题编号:6660501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tawhid)观念,主张“塔克菲尔主义”(Takfirism)以及通过“圣战”(jihad)实现宗教净化^[2]。“认主唯一”观念坚持认为“真主是世界的唯一创造者与主宰,它至高无上且独一无二,不享有任何人类及其他创造物的能力与特质”。真主是唯一的“立法者”,人类都需要服从伊斯兰教法。这是萨拉菲主义绝对遵守的信条,任何思辨、逻辑和演绎都要彻底摒弃。“塔克菲尔主义”强调用行动捍卫正统,对“异教徒”实施肉体消灭。所谓的“异教徒”既包括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包括“不纯洁的穆斯林”,如什叶派和苏菲派。“圣战”即对异教徒实施武力打击,它被视为萨拉菲主义者应尽的宗教义务。

按照美国伊斯兰问题专家昆坦·维克托罗维茨(Quintan Wiktorowicz)的观点,萨拉菲主义根据不同的背景解读产生三个主要派别:静修派(Purists)、议政派(Politicos)和圣战派(Jihadis)^[3]。静修派也称传统派,他们注重个人功修,远离世俗政治,要求个人潜心履行纯正的伊斯兰教义和教规。其重要使命是传播萨拉菲主义的思想,纠正穆斯林对宗教的“错误”实践。议政派也称政治派,他们注重将宗教理念和现实政治相结合,议政派宗教组织通常会组建政党,凭借其宣传的宗教理念进行社会组织动员并参与选举,谋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圣战派也称极端派,他们主张通过以发动“圣战”的形式,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政权,基本目标是将腐败低效的政治制度改造成一个“公正的”哈里发制度,实现方式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存的伊斯兰国家政权,颠覆“腐败”的政治体制。圣战派更着眼于现实,表达了改变现实的愿望。圣战萨拉菲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极端理念思潮,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运动,其突出特点是主张通过暴力“圣战”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4]。作为宗教极端理念的“实践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用行动阐释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核心理念和信条,并用行动证实其可以成为现实。圣战萨拉菲主义者造成的社会危害是传播极端教义,提倡采取暴力手段强迫非穆斯林教徒接受“新教”。在其观念中,世界是绝对“二元对立”的,只有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不信教者都应该被从肉体上消灭。近年来西方学者发现,圣战萨拉菲主义者不再一味推崇暴力,但也不放弃使用暴力,他们卷入社会运动中,成为萨拉菲主义的主流,这使得圣战萨拉菲和温和萨拉菲很难区分^[5]。

2017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整个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人数达到2577万,占欧洲总人口的4.9%^[6]。由于出生率高,穆斯林人口还表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以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为例,青年穆斯林是受到圣战萨拉菲主义影响的主要群体,其极端化倾向明显,已成为欧洲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英国打击极端主义项目(Counter Extremist Project)发布的《极端主义和反极端主义报告》统计数据 displays,截至2016年10月,英国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人数为850人。前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也表示,在土耳其的配合下,英国从2012-2016年截获近600名赴叙利亚参加圣战的英国公民^[7]。法国前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认为,要对萨拉菲分子提高警惕。虽然他们只是法国穆斯林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可能赢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他们的声音更大,而且更容易被有效地吸收^[8]。德国宪法保卫局称,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12月,德国境内崇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萨拉菲主义者从9700人上升到18000人,人数增加了近一倍^[9]。萨拉菲主义在德国已经成为危险的代名词。本着将危险降到最低的理念,德国安全机构将所有萨拉菲主义者都视为极端分子,他们认为,静修派和圣战派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静修派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向宗教狂热,也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潜在来源。有专家认为,比利时不仅是欧盟的中心,也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欧洲的中心。从2012-2015年有将近500名比利时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圣战,其中至少150名回流到国内。比利时此前存在的极端组织“比利时沙里亚”在一些犯罪率、失业率“双高”的社区很有吸引力^[10]。此

外,受到圣战萨拉菲主义影响,极端分子不断发动袭击。2016-2017年间成为欧洲恐怖袭击的增长期,巴黎、尼斯、伦敦、曼彻斯特、布鲁塞尔、柏林等地连续遭受恐怖袭击,恐怖袭击在欧洲呈不断上升之势^[11]。

二、圣战萨拉菲主义影响欧洲青年的社会动因

萨拉菲主义之所以能够吸引很多年轻信众,与青年信众的社会生活状况密切关联。在欧洲生活的很多穆斯林青年都面临三种危机,即认同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认同危机即穆斯林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无法融为一体,具体表现是认同穆斯林身份后,可能在社会中受到歧视。生存危机是作为少数族群无法在社会中体面生活,具体表现是欧洲穆斯林青年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加之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影响,其受教育程度一般较低,很难找到一份收入较高且受尊重的工作。发展危机是个体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发展危机与生存危机存在密切关联。没有好工作、收入过低,社会地位必然不高,自然会产生挫败感。而青年自身又存在易冲动和崇尚暴力的特点,使其极易受到极端宗教思潮的影响。上述三种危机是欧洲青年穆斯林内心产生不满、行为表现极端的重要动因。

三种危机给欧洲穆斯林青年带来情感上的困惑,圣战萨拉菲主义正好契合了他们的一些诉求,他们对社会表达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愤世嫉俗,并期望通过自身的行为去改变现状。很多欧洲穆斯林青年感觉到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社会排斥,自身社会生存空间狭小,内心充满怨恨,倾向选择支持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极端理念,以表达自身的不满和抗议。同时,圣战萨拉菲主义在西方社会被过度渲染,如德国某些媒体为了获得收视率,会邀请青年萨拉菲派教士和几个代表西方主流价值的专家进行辩论。青年教士能言善辩,表达出青年穆斯林的一些真实想法,迎合了受挫青年的需求,受到青年穆斯林的广泛欢迎,他们想象可以因此成为社会的焦点,甚至是“殉道英雄”。

家庭教育是欧洲穆斯林青年极端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权威教育和情感疏离,都会给圣战萨拉菲主义分子提供可乘之机。这些因素满足了穆斯林青年的承认、接纳、明确、认同、优越和集体感等心理需求^[12]。作为一种重新接纳,穆斯林青年在新的群体中被赋予宗教身份,其价值和理念会随之发生变化。一些西方国家研究机构开展的调查发现,对很多穆斯林青年而言,以萨拉菲主义为纽带构建的群体类似于一个“大家庭”,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认同和安全。而且这是一个平等的群体,无论来自哪里,家庭背景如何,都是普通一员。事实上,基于血统、宗教等方式确定身份对很多移民的下一代而言过于复杂,而圣战萨拉菲主义带给他们的是最简单的认知,即所有人都只是穆斯林。在这个新群体中,评价个人价值的标准不再是血统、金钱、地位等因素,而是信仰的虔诚度和对群体规则的遵从度。虔诚和顺从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他们对复杂社会表现出来的不适应,在新的团体中,回答问题的方式也变得简单、粗暴。同时,在新的群体中,伊玛目成为年轻人争相仿效的榜样和倚重的领袖。此外,伊玛目传教和招募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谈及的都是和年轻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如与女朋友的关系问题、工作环境问题、生涯规划问题,但会赋予这些问题宗教意义。

在信息网络时代,绝不能忽视互联网为圣战萨拉菲主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联络、聚焦平台。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是网络空间的主要参与者和受众群体,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接触到不同的社会思潮。圣战萨拉菲主义分子十分注重利用互联网传播其极端理念。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会通过脸书寻找对社会不满的穆斯林青年,与其建立联系、组成网络,并不断认识更多的人结成小团体,使有极端倾向的青年汇聚到一起,通过私下聚会、利用 whatsapp 等聊天软件,强化

个体的极端意识。

外界对圣战萨拉菲主义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他们十分封闭、保守,很少了解和接受新事物。事实上,圣战萨拉菲主义者早已走出封闭的小圈子深入到穆斯林信众中,广泛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功能进行宣传。脸谱、推特、聊天论坛已成为其扩大传播面和接触更广大受众的有力工具。虽然他们传播的内容极端保守,但却借助流行文化的外在形式进行包装,包括:简短时尚配以吟诵调的视频、电脑游戏、末日电影等,使传播的极端理念更形象、更鲜活,也更能激发受众群体的参与热情。同时,视频中出现的人物和受众群体之间的年龄极为相近,使受众觉得更具模仿性。他们还会开展与其他传统派别伊斯兰思潮的公开辩论,使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理念更具说服力。

此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是圣战萨拉菲主义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沙特对遍布全球的萨拉菲派清真寺、出版萨拉菲主义著作和赴沙特访问进修的宗教人士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问题上采取的不公正立场以及中东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欧洲青年穆斯林的反思,很多不同的穆斯林派别也会抛弃分歧、达成和解,进而聚合为反对西方的社会力量^[13]。

三、圣战萨拉菲主义对欧洲青年的渗透方式

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对欧洲青年的渗透方式主要有三个层面,即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

第一,家庭层面(主要是指直系亲属之间理念上影响十分巨大)。父母将圣战萨拉菲主义理念传递给子女,父母会成为子女的角色榜样。如果父亲是圣战者,儿子成为圣战者的可能性极大。兄弟之间理念的相互影响也十分巨大,并会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圣战团体。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这样的团体,为了保证组织成员的忠诚度和纯洁性,明确要求加入的新成员必须得到老成员的推荐和担保。后来披露的极端组织的招募文件显示,很多新成员的推荐人都是直系血亲,父亲和兄弟成为最主要的推荐人。

除了理念因素的直接影响,父母也会对子女会产生间接性影响。不稳定的家庭状况,如家庭关系破裂、家庭虐待、家庭暴力和关键家庭成员缺失等,都会加速极端化进程。有研究认为,缺少父母的教育和监管或者失去了家庭成员都可能使年轻人选择参加圣战萨拉菲团体^[14]。也有研究指出,极端团体很多成员的加入是因为他们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并不和谐,很多年轻人的加入是为了寻找缺失的“父亲形象”(father figures)和“家庭温暖”^[15]。另外,也有案例表明,父母发现子女有极端化倾向后,采取坚决反对的应对方式,却致双方关系发生破裂。由于双方关系的破裂,父母不再监管子女的思想动向,年轻人更易出现极端化倾向。

第二,社会层面(主要是指学校或者青少年机构对青少年的影响)。圣战萨拉菲主义会将学校作为其传播极端理念的重要社会场所。尤其是很多学业较差和受到同伴孤立的青少年,他们会因集体认同感低、个人价值得不到承认而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缺少集体身份、个人价值得不到承认,必然驱使其寻找其他路径和方式来弥补这样的缺失,极端思潮和组织会趁虚而入,打着“公正、自由”的旗号吸引其加入圣战者队伍。与此同时,很多年轻人离开了政府资助的世俗学校,改为在家自修或者去宗教学校就读。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Eduard Philippe)曾对媒体表示,2017年有74 000名学生进入到政府教育体系以外的学校就读,并且这类学生在逐年增加。

圣战萨拉菲主义得以在广泛的领域和渠道内传播。比利时布鲁塞尔大清真寺中的伊斯兰文化中心保持其传统,并将其理念在经院学校中教授给700名儿童以培训新一代的伊玛目。在荷兰乌德勒支的萨拉菲古兰经学校中,主要教育学生接受并认同正统的伊斯兰理念,拒绝西方

的价值准则。在阿姆斯特丹,老一代温和的穆斯林和年轻一代的保守穆斯林之间经常会发生暴力冲突。荷兰的青年穆斯林会常常为他们的身份而战。如在埃因霍温,瓦克夫组织被指责和“基地”组织保持着资金联系。瓦克夫组织负责管理埃因霍温最大的清真寺^[16]。有学者认为,法国萨拉菲主义者发动的“隐性”夺权运动,其目标是控制清真寺。他们会不断发展新的信徒,然后开始批评传统的伊玛目,以获得对信仰领域的有力控制,青年人和皈依者最容易受到这种信息的蛊惑和影响^[17]。

第三,国家层面(主要是指伊斯兰文化和主流文化无法很好融合)。关于穆斯林群体是否被视为普通公民的讨论会让青年产生情感不适。事实上,虽然很多穆斯林青年享有公民权,但他们在思想上将自己视为“被剥夺权利者”。在讨论和思考上述问题时,宗教身份和公民身份很容易被对立起来。宏观层面的国家和社会环境如果对穆斯林群体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会使其内心产生更大的反感和不适。事实上,萨拉菲主义在穆斯林世界一直都有影响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神学家将先辈的虔诚信仰和取得的政治与经济成就联系起来。每当穆斯林社会遇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伊斯兰教的改革者都会呼吁重新遵循早期的伊斯兰方式。欧洲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使青年对国家的忠诚度在不断弱化,萨拉菲主义思想使他们更加强调自身的宗教身份,而忽视其公民身份。同时,他们会和社会形成一种双重的纽带关系。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世俗世界平行和分离的世界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世俗世界互动并受到其影响。如果将两个世界对立起来,萨拉菲主义者就会具有很强烈的侵略性和进攻性。

除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影响渠道外,圣战萨拉菲分子还将传播重点放到虚拟的网络空间。他们会在互联网上,尤其是通过加密的社交媒体,将极端理念以容易理解和操作的形式传播给青年。同时,圣战萨拉菲主义理念的宣传网站、社交媒体等会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以满足受众的不同需求。圣战萨拉菲的追随者很多都是15-20岁的年轻人,他们接触到的宗教知识并不多,很容易受到圣战理念的诱导,出现暴力倾向。一些年轻人在Youtube上接受了极端分子的说教后会选择追随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种方式被称为通过网络“自我极端化”(self-radicalization)。有很多青年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并直接参战。比如,以荷兰网站De Ware Religie为例,人们首先感觉这是一个主流伊斯兰网站,详细阅读其文章后,会清楚了解其传播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理念^[18]。有学者指出,网络已经成为圣战研究的“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几千名学生聚集于此,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圣战团体的崛起,出现了一种牢固的纽带和兄弟情义。这样的团体广泛参与到讨论中,虚拟圣战(virtual jihad)成为圣战思想的合法分支。(2)圣战网络学者(internet scholar)鼓吹的主要目标是向圣战萨拉菲主义者进行思想灌输,并指导其实践,以巩固萨拉菲潮流^[19]。

有学者担心极端萨拉菲主义未来可能会在欧洲社会成为一种亚文化,其特点是具有自发性、活跃性,更重要的是其沿用了流行文化的传播方式。圣战萨拉菲主义理念是其核心内核,但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却包含着流行文化要素。比如,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网络搭讪,将圣战理念通过简短视频、电脑游戏和末日电影等形式进行传播。这种方式的策划者和目标对象都是青年,因此相互之间不会出现代际差异。

四、欧洲国家应对圣战萨拉菲主义蔓延的手段

从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实践看,防止圣战萨拉菲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主要借助一些预防和消除极端化的方式和手段。具体包括:(1)预防。主要是针对穆斯林青年的成长环境实施干预,对其家庭成员进行帮助和引导。(2)宣传。应对宗教极端思潮的

最有效方式是使温和的宗教理念被更多青年信众接受,在更大的层面倡导平等与和谐。(3) 引导。需要借助学校、温和宗教机构、去极端化服务中心对年轻穆斯林进行思想引导,关注其生活和思想状况,使其认识到自身价值,积极融入主流社会。(4) 反制。通过各种手段清除极端思潮的影响。比如,在网络上清理极端言论;攻击极端组织使用的服务器;对宣传极端思想的清真寺和伊玛目进行约束等。

英国政府此前出台了一项法规,要求大学必须对疑似的极端主义宣传演讲者采取限制举措。同时,对可能受极端思想影响的学生需加强辅导与支持。为阻止青少年加入极端组织的现象发生,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同极端组织开展斗争。如为提高获取相关情报的能力,拦截相关的有线及无线电子通信信息非常重要^[20]。英国内政事务特别委员会(Home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要求社交媒体必须监管平台发布的内容并发布公开报告。

法国政府宣布了一套包含60项措施的新计划,通过在监狱、社交媒体及学校等多个领域采取措施,进一步预防极端思想的传播。在监狱中,主要是对有极端倾向的囚犯进行隔离,防止其在监狱中传播极端思想;指定国内12所大学对神职人员进行培训,要求监狱只能雇佣获得结业证书的伊玛目^[21]。法国政府表示将会与大型的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加强合作,及时确定和删除网络上的恐怖主义宣传信息,并加强校园内主流价值观教育。同时,法国政府还通过培训等手段,加强教育机构识别受极端思想影响青年的能力。

德国为防止极端化社会组织主要采取的方式是提供电话热线服务。服务的目的是建立父母、孩子、学校和伊玛目之间的桥梁。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还会经常和政府机关保持联系。防止极端化社会组织“哈亚特”(Hayat)采取的最主要方式是动员圣战萨拉菲主义者的亲人和朋友,利用亲情和友情等因素说服圣战者重回家庭。尤其是家人必须强大起来,去抵御极端意识形态的诱导者。原因是对一名穆斯林而言,父母占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

荷兰安全机构AIVD此前曾经将萨拉菲主义界定为反融合、反民主和孤立主义,却不等同于恐怖主义。他们将正统的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区别对待。萨拉菲主义不会自动地从被动的正统滑向暴力畸形。相反,荷兰本土的萨拉菲主义伊玛目也反对年轻穆斯林过于狂热地追求极端萨拉菲主义理念,并力图使其转向更加非政治、非暴力的模式,甚至也会及时向警方通报相关情况^[22]。

比利时政府防范极端化的方式是强化对宗教场所和伊玛目的识别。经政府认可的清真寺可以从事宗教活动,获得政府认可的伊玛目可以在政府指定的清真寺里工作。同时,很多地区还专门成立了特殊的警察队伍,定期走访疑似有激进化倾向的青年家庭,并提供及时的援助^[23]。与此同时,比利时社会各界也更加关注青年的思想动态,并成立相关的去极端化中心。另外,社区中心的重要工作是帮助年轻人寻找工作岗位,培养其国家归属感,探寻生活的意义和人生价值。

除此之外,欧洲各国针对极端组织利用网络宣传圣战萨拉菲主义的特征,加强了在该领域的合作力度。2006年以来,欧洲国家之间已经连续对“伊斯兰国”所属的网络媒体阿马克(Amaq)实施了三次“围剿”。主要的方式是对手机客户端和网页实施攻击,通过截获的服务器,确认欧洲多个国家极端化个体的身份。2018年,由比利时牵头,包括美国、法国、英国等8个国家的联合执法团队,在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和欧洲司法合作组织(Eurojust)的协助下截获了“伊斯兰国”使用的服务器并注销了其使用的顶级注册域名^[24]。

综上,圣战萨拉菲主义在欧洲有众多的青年受众,其根本原因是这些青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贫穷、失学、失业导致他们思想保守封闭,极易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而成为安全隐患。欧洲社会向来倡导多元、包容、和谐,但安全与包容之间需要信任作为桥梁和纽带。采取预防、宣传、

引导、反制这些手段的目标是要在不同社群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确保其相互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实际上 欧洲在防范和打击极端主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述手段和方式对全球范围的反恐斗争和去极端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蒋海蛟 曹 伟《中亚圣战派萨拉菲:概念、过程、网络》,载《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 [2]王 涛 宁 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析——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
- [3]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 Vol. 29 , No. 3. 2006.
- [4]哈依姆·马尔卡 刘中民《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危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
- [5]Haim Malka and William Lawrence. Jihadi – Salafism ’ s Next Generation ,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31011_MalkaLawrence_JihadiSalafism_Web.pdf
- [6]Europe ’ 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 ,November 29 , 2017 ,<http://www.pewforum.org/2017/11/29/europes-growing-muslim-population/>
- [7]United Kingdom. Extremism & Counter – Extremism ,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sites/default/files/country_pdf/GB-11092018.pdf
- [8]Erasmus: As European Authorities Target Salafism , the Word Needs Parsing ,<https://www.economist.com/blogs/erasmus/2016/11/europe-islam-and-salafism>
- [9]《在德极端穆斯林人数创新高 萨拉菲主义成安保难题》,<http://www.oushinet.com/europe/germany/20171213/279934.html>
- [10]Ray Sanchez. Nima Elbagir and Deborah Feyerick: Why Belgium? Five Reasons Terrorists Struck Heart of Europe ,<https://edition.cnn.com/2016/03/24/europe/belgium-why-terrorists-struck/index.html>
- [11]史志钦《欧洲为什么越来越不安全》,<https://carnegietsinghua.org/2018/04/03/zh-pub-76056>
- [12]《是什么吸引年轻人走向圣战?》,<https://www.deutschland.de/zh-hans/topic/zhengzhi/shishenmexiyinnianqingrenzouxiangshengzhan>
- [13]Sadek Hamid. The Attraction of “Authentic” Islam Salafism and British Muslim Youth , in Roel Meijer: Global Salafism: Islam ’ 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 London: Hurst & Company , 2009.
- [14]EX POST paper RAN YF&C: Vulnerable Children Who Are Brought Up in an Extremist Environment ,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sites/homeaffairs/files/what-we-do/networks/radicalisation_awareness_network/about-ran-ran-yf-and-c/docs/ran-yf-c-vulnerable-children-who-brought-up-extremist-environment_21-22_06_2018_en.pdf
- [15]Elga Sikkensa , Marion van Sanb , Stijn Sieckelinck , Micha de Winterd. Parental Influence on Radicalization and De – radic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Former Extremists and their Families ,<http://journals.sfu.ca/jd/index.php/jd/article/view/115/96>
- [16]Abigail R. Esman. Beyond ISIS: Europe ’ s Salafists Nurturing Jihad ,<https://www.investigativeproject.org/5746/beyond-isis-europe-salafists-nurturing-jihad>
- [17]Elaine Ganley. An austere brand of Islam is on the Rise in Europe ,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an-austere-brand-of-islam-is-on-the-rise-in-europe-2015-6>
- [18]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 (AIVD) . The Transformation of Jihadism in the Netherlands: Swarm Dynamics and New Strength , https://www.aivd.nl/binaries/aivd_nl/documenten/publicaties/2014/06/30/the-transformation-of-jihadism-in-the-netherlands/jihadisme_eng_definitief_b5_formaat_webversie.pdf
- [19]Reuven Paz. Debates within the Family: Jihadi – Salafi Debate on Strategy , Takfir , Extremism , Suicide Bombings , and the Sense of the Apocalypse , in Roel Meijer: Global Salafism: Islam ’ 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 Hurst & Company , London , 2009.
- [20][23]《欧洲严防青少年滑向极端化》,载《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 [21]王洪一:《法国与摩洛哥“去极端化”合作的分析》,http://iwaas.cssn.cn/xslt/fzlt/201601/t20160108_2818183.shtml
- [22]Beatrice de Graaf. The Nexus between Salafism and Jihadism in the Netherlands , <https://ctc.usma.edu/app/uploads/2010/08/CTCSentinel-Vol3Iss3-art6.pdf>
- [24]US – EU Operation Deals Blow to Isis Propaganda Machine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pr/27/isis-media-outlets-immobilised-us-eu-amaq>

(责任编辑: 邢 哲)